

## 07 空包彈

那天下午，吉恩走近演員俱樂部的酒吧時，裏面沒有多少會員。他的進入，吸引了少許觀眾，雖然觀眾不多，但他的進入還是頗為戲劇化。他跨進房間，走到吧臺前，目不斜視，誰也不看，只向艾迪要了杯酒。不過還在下雙陸木棋的人停戰了大約半分鐘，在演員俱樂部裏，下雙陸木棋很少有停歇的，那怕短短的一會兒。在打撞球的一個人抬頭看了看他，再低頭擊球的時候，沒有擊到該擊的球，他的對手也是因為那一分神，也沒有打到，很奇怪的是，兩個人都沒有開口詛咒，這種事簡直前所未有的。

艾迪給吉恩倒酒，酒吧裏又恢復正常。

我無法說別人對他有什麼想法，但我個人很欣賞他的做法，要做好那件事，所需要的勇氣，任何人都無法了解，除了吉恩和我之外——假如我能做的話。

我放下正在閱讀的報紙，走到吧臺前，折起報紙，似乎是一件很滑稽的事，因為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刊載的就是每個人都熟知的事：前一天晚上，吉恩曾殺了一位有名的女人，或者說，涉及一位名女人之死。

她的名字叫貝蒂，是百老匯流行戲製作人的妻子，吉恩在「Next to Good」這部戲裏擔任男主角，當貝爾先生選擇他擔任這部戲的主角時，他是個年輕英俊光芒萬丈的演員，換句俗話，就是正處於事業的巔峰。有人說，吉恩之所以能得到那個角色，是因為貝夫人喜歡他。這點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吉恩是那角色的理想人選，因為碰巧那齣戲是我編的。我也知道他有家有室，也知道他在未成名時，在四處尋找工作 and 劇院的那些年月裏，身邊總有一位可愛的女伴，目前他有兩個孩子，家在城郊。我也知道，過去的六個月裏，吉恩和貝太太經常一起出沒於公共場所。以上是我所了解的一切，因為城裏的每位專欄作家，對這些內容都報導過兩次。

我走到吉恩獨自站立的吧臺，當酒保艾迪抬頭看時，我指指吉恩的酒杯，說：「來杯同樣的。」

艾迪看了我一眼，「雙料威士忌？」他知道我平時是喝淡酒的。

吉恩根本瞧都不瞧我一下。

「來一杯雙料威士忌，你這愛爾蘭傻瓜，少囉嗦！」

艾迪咧嘴笑。他經常和會員們開玩笑，假如我們偶爾不和他開玩笑的話，那他就太寂寞了。

總之，昨天吉恩和貝蒂在「漫廳餐廳」裏喝過酒，還在聊天時，貝爾走進來。貝蒂從前年輕時是個很美麗的女人，現在四十八歲，仍然迷人，風韻猶存。今天的報紙對昨天發生的事做了很詳盡的報導，因為餐廳裏全是百老匯的人，他們都認識他們三個人，警方要找目擊證人也不難。

貝爾向吉恩和貝蒂坐的桌子走過來時，他們正在喝咖啡。貝爾伏低身子，低

低地對太太說了些什麼，別桌的人聽不見。然後吉恩站起來以同樣的低低的聲音說了些什麼，然後，貝爾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，扔到桌子上，吉恩說了些什麼，貝爾回答，樣子顯然非常憤怒，然後，他就向吉恩衝了過去。這時，吉恩從口袋裏掏出手槍。

以後發生的事情，像事情開始突然發生一樣令人好奇。貝爾扔在桌子上的那張紙，好像是他太太寫的一張便條。條上寫著：今天最後一幕戲後，立刻到「漫廳」來，快來，蒂蒂。

同這紙條一起的，還有一封信，是用打字機打的，寫的是「貝爾親啟」。

吉恩在結束演出之後，匆匆謝過兩次幕，急急回到化妝室，用毛巾擦掉臉部的化妝。然後連戲服都來不及換，穿著格子粗呢外套和法蘭絨長褲，就趕到拐角的餐廳——他們平常見面的地方。

因為這樣，他外套口袋裏才有裝著空包彈的手槍，那是「Next to Good」最後一幕戲用的，向一個敞開的窗戶開一槍，嚇走一位潛伏的小偷，這個情節，誰都可以記得。

「當貝爾走到桌旁，開始詛咒我的時候，」事後《每日新聞》引用吉恩的話，「我唯一的想法是要他閉上嘴，她太太和我只是好朋友，但是有人寄了一封下流中傷人的信給他，指責我和貝蒂有苟且之事，而且附了一張條子，條子上寫明我們今天要在何時何地見面。」

他歇斯底里——簡直瘋狂了。

無論如何，他們之間有了激烈的、不可原諒的話說出來。貝爾顯然氣瘋了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向吉恩衝過去，後者想到口袋中的手槍。當然，它實際上是沒有殺傷力的，因為裝的是空包彈。他掏了出來。

目擊者異口同聲說，有一會兒，吉恩用手槍控制住了貝爾，使他處於進退兩難之中，這時，餐廳的服務生開始向他們走去，力圖勸開他們。接著，兩個男人各說了些什麼，於是，貝爾跳過去奪槍。

他們倆掙扎廝打，兩個人都抓著槍。咖啡濺到貝太太身上，她開始叫並且跳起來，瘋狂地去抓兩個男人，這時槍走了火——開了兩槍，服務生圍攏過去。

貝太太向前倒在桌子上，然後滑到地板上，有一會兒，餐廳裏令人難以置信的安靜，沒有人肯接受剛剛見到的事。

貝太太奄奄一息。

因為手槍裝的不是空包彈，而是實彈，一顆打入她的嘴角，進入腦部，另一顆打到左乳房，距心臟不遠。她在附近的醫護人員急忙趕到之前，早已氣絕身亡。

吉恩喝下酒，對酒保說：「再來一杯。」酒保急忙為他斟酒。這時，他才第一次看到我。

我說：「嗨！」

他只舉舉杯，做一個友善的手勢，算是回答我。他的眼睛黑黑的、充滿疲倦。

我一飲而盡，喝完杯中的酒，然後將酒杯推向艾迪，示意他再來一杯。我告訴吉恩：「沒有人責怪你，每個人都了解你的感受，發生這種意外，不能怪任何

人。」

沒有人責怪他，那是事實。警方把他和貝爾帶到警局，審訊了一個通宵，但是早報報導說，經過驗屍、十六分局和凶殺組的偵查。

都認為不是故意殺人，是「意外死亡」，是一次荒謬的巧合。

因此，兩人都被釋放。

事實上，偵查結果暴露出一種令人吃驚的諷刺。吉恩用來表演的那把槍，總是由管道具的人來裝彈的。管道具的人最近進了一批新的空包彈，五十顆裝，六大包，裏面被暗暗換了一盒真子彈，警方在道具室裏找到了那些真子彈。因此，那天下午，當吉恩在最後一幕射出一發子彈時，他射的是一顆真子彈。這點經過檢查劇院的後磚牆可以證明。

沒有人注意到背景幕上的小洞，管道具的人事後也說，他在裝空包彈時，也沒有注意到那是真子彈。因此，貝太太實在死得冤枉，她的死全屬意外。

艾迪走開，我靠近吉恩身邊，靜靜地說：「吉恩，什麼事使你覺得非殺她不可？」

他沒有說話，只是皺了皺完美的鼻子，這點就告訴我，我的說法正確。那並不稀奇，我正推論出事實真相，我相信你也能推論出。

吉恩說：「你喝多了，或者說你是個傻瓜。」

「兩者都不是，你會平安無事的。要不要我告訴你，你為什麼會平安無事。」

他兩眼直楞楞地盯著吧臺後面。

「你的說詞有一個弱點，但是警方一直沒有察覺，因為他們不像你那樣瞭解貝蒂，問題出在她寫的條子上，貝爾是昨天從郵差手中接到那封信的，那天正是命案發生的同一天，所以很明顯的，信是前一天寄的。但是信是約你『今天』見面，那正是貝爾接到信的那一天，我打賭，隨條子寄的那封討厭的信裏，強調你們是在那個時候在餐廳見面。

「那些表示，貝蒂親筆寫的那張條子必定是好些時候以前寫的，而且是被留下來的，準備在適當時候派上用場，被誰留下來呢？那只能是她傾心而有興趣的人，而且是最近有來住的，那麼這人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你。」

「你瘋了！」

「不，只是謹慎的推理，從這件事的表面看，我的看法完全不合情理，為什麼人們要給她丈夫寄那樣的條子，外加一封只會引起公然衝突的下流信？」

「為什麼你是可能做那件事的人？甚至單是想像，那也是荒謬的，可是看看結果，什麼是結果，貝蒂被殺了。」

「你不可能被懷疑？當然不可能。你對她很有吸引力，經常有人看見你和她在一起，那是你真正的掩飾。那就是為什麼，你膽敢在餐廳、在眾目睽睽之下行事，你謀殺了她。」他不再抗議，只是低頭聆聽。

「做那種假定，似乎瘋狂，」我說，「但是一切都符合事實。誰有機會到後臺道具室調換一包真子彈，以便事後被發現？你有。誰有機會卸下空包彈，換上真子彈？管道具的沒有錯，是裝了空包彈，雖然每個人都認為是他裝的真子彈，

但只有你有卸下空包彈，換上真子彈的機會。誰能肯定在舞臺上開槍射擊時，不會傷到任何人，只有開槍的人。」

「你怎麼——為什麼你認為你知道這麼多，這麼清楚？」

「因為我知道誰有殺她的動機。我知道，你也知道，但警方永遠不會知道。她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女人，她利用男人就像吸紙菸一樣，她的需求是驚人的。這使我想到了原先的問題，她需要你什麼而你不願意？婚姻？」

他微微不被人覺察地點點頭。

「我也這麼推想，你愛事業，為了達到目的你順著老板太太的意思，但是你也愛自己的太太和家庭，你不願讓她把你生命中最具意義的一切拿去。於是，你想出一個瞞天過海的方法來殺她。將一個公共場所當舞臺，誘使她丈夫吵架——先是用信，再當面侮辱，再掏出你假裝不知道是真子彈的槍，讓他先動手過來搶，因為你比較年輕力壯，等槍對準適當的方向時，你就扣兩次。除了認為是意外事件，誰還能認為怎樣？」

「是什麼給你的暗示？」

「我已經告訴你，我以前曾認識她。二十年前，那時我年輕，寫劇本很有前途，當時長相也屬英俊，而且婚姻美滿，情況和你現在差不多，因此，我知道她可能想什麼。你知道，我的婚姻最後破裂了。她能活到現在，算是她的運氣，她是玩弄男人的好手。吉恩，沒有人告發你，放心好了。再來一杯如何？」